

朱子心學錄

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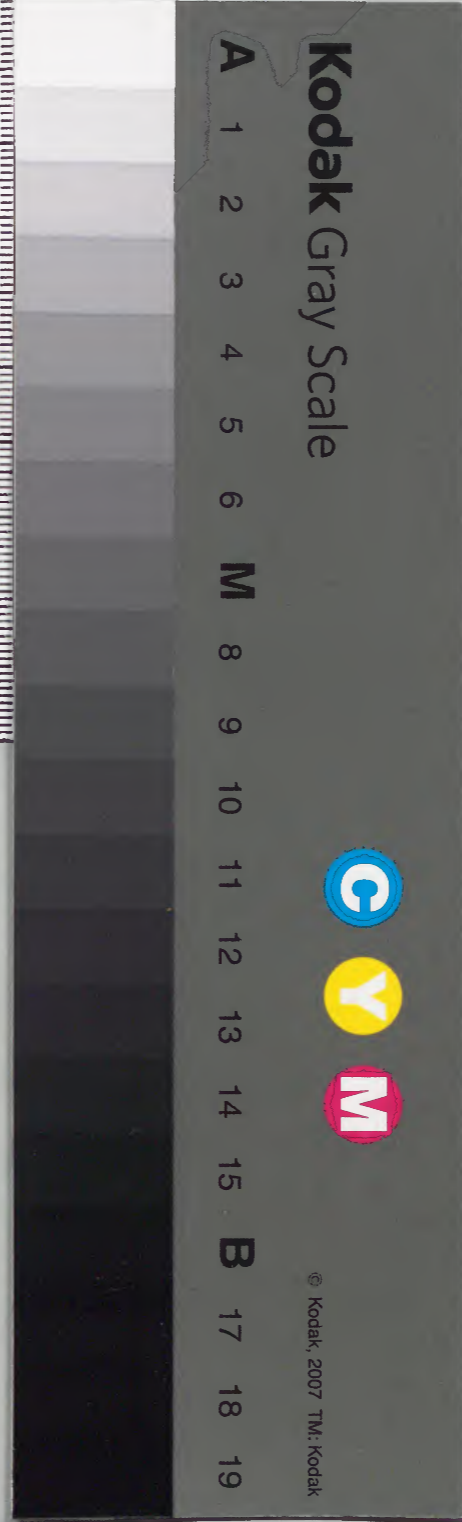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九四二〇
函號	七二〇
架	三一〇
冊	二

漢書類	九四二〇
冊號	二
架	五
函	二六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20
冊數	2 (1)
函號	298 264

儒家 五之三

298-264



刻晦菴朱先生心學錄序

淺草文庫

晦菴先生之學以求放心復善性為根本而講明聖賢親切之訓以為開端用力之資真知而實踐下學而上達故其學至中至正其道至精至醇有以近承濂洛之傳遠紹洙泗之統為萬世之所宗仰昭昭乎如日月之在天不可得而掩焉者也至若考其所以為誨則或因人或因時未嘗主乎一偏之說初見當時學者多有淪

入空寂之失故諄諄以讀書考古為言使之先
就乎平實初非徒求諸文字而忽略乎身心也
或以玩物寡要訾之不亦妄乎後見學者漸有
沉溺文義之弊故懇懇以勿泥紙上為言一切
咎已誤人之辭皆為救偏而發非欲屏棄乎古
訓而專事乎求心也或乃接附已見摘為定論
豈其然乎若夫發明六經表章四書折衷群言
啓迪來學誠大有功於聖門大有功於斯道大

有功於萬世或因其著述之多反以支離煩碎
目之何其悖乎嗚呼紛紛之議其來已久其惑
已深要皆自絕於先生者也而先生之道在萬
世如一日者則何病焉弘齋王子篤信先生之
道深契先生之心遂手輯先生之遺言開示心
學者凡九百八十三條次為七卷以成一書將
使學者潛心玩味而有得乎先生之心焉則周
子程張之心孔子顏曾思孟之心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心一以貫之矣。綸不敏亦嘗佩服先生之訓誠有所謂敬之如神明尊之如父母者。顧未能聞之。是愧。今獲觀斯帙。乃知弘齋先得我心之同。而所以羽翼先生之道。著白先生之心者。蓋已不遺餘力矣。撫卷之餘。喟然有感。是用捐俸刻。寘縣齋以廣其流行。以俟諸不惑焉耳。嘉靖壬寅冬十二月朔日。知江山縣事後學金

谿黃綸謹書

晦菴朱先生心學錄序

晦菴朱先生之學其心學矣乎。嘗考先生自十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即以聖人為易。做告程洵謂學之要務求諸己。則先生之期于聖人篤于為己。自幼則然矣。年二十四始見李延平先生告以道無他玄妙。只在日用間著實做工夫處。便

自見得先生自是為學日就平實延平亟稱其力行可畏能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先生又自謂從李先生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則先生之學存心立本者有自來矣嘗自謂在同安夜聞鐘聲聽其一聲未絕心已走作因此警懼專致其心則先生之學固從事於孟氏之求放心

者矣其論同安諸生曰古人之學所以孳孳焉愛日不倦以至乎死而後已者果何為而然哉則先生任道之重進道之勇可知矣汪端明嘗稱先生事李延平每一去而後來則所聞必益超絕其上達日新不已則先生之學已深造自得矣以詩答張南軒有謂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

從此流千聖同茲源則先生之學已窮極乎本原之大者矣見浙東士習馳騫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堅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又書荅呂祖儉謂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聖賢親功之訓以開明之則先生之學固以心地為本矣入對在途有戒以正

心誠意上所厭聞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互而欺吾君則先生之學本諸心者固確乎其不可拔矣其筆之於書有曰孟子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去心上理會又曰心體該動靜故工夫亦該動靜方無透漏又曰只是一箇敬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又曰謹獨須貫

動靜做工夫又曰工夫無間動靜靜則靜
固靜動亦靜凡此皆提揭此學之綱要以
亦萬世學者之標準夫固先生以其心之
所自得者而盡發之也矣嗚呼茲其所以
為心學茲其所以承道統之傳欤象山陸
子初與先生之論不合病講學者述為支
離抑不知學必講而後明學之不講孔子

之所憂也先生究極精微折衷諸說發明
六經四書之旨扶立三綱五常之極所謂
罔極之恩萬世受之者也何得謂之支離
也乎近世論者又謂舉業詞章之弊由說
之太詳析之太精之過嗚呼是何言也先
生發揮聖訓至精至詳如指諸掌正萬世
學者之大幸彼詞章溺焉者不善學者之

過也豈先生之書使之然哉先生之書如
布帛菽粟之於世不可一日而無焉者也
今有人不以衣以食而以資不經之用顧
罪布帛菽粟可乎至若先生本程子之意
釋格物為窮格事物之理蓋萬物皆備於
我即所謂物則民彝者也故天下無心外
之物無物外之心物理即吾心吾心即物

理非有二也明物理也者明吾心者也於
心學何病焉而近世之呶呶者妄目之為
外索偏泥古本以修身為格物遂指格致
為躬行之事弁以精一博約窮理盡性明
善誠身博學審問慎思明辯篤行盡心知
性存心養性一切知行之說盡驅以從己
而總之以為行使聖門講學明理之功屏

朱子學錄 卷一 七
棄而不用嗚呼學之不講理之不明率天下之人徑然而務于行能無差毫釐繆千里者乎其害道可勝言哉彼將曰人心皆有良知順吾心之良知而致之行自無不當矣何必窮理嗚呼聖人修道之教為衆人而設愚不肖者為物所蔽失其良知者多矣雖有不可泯滅介然發見之時而蔽

者以深隨發隨塞安望其能致良知也哉彼所謂致良知者即所謂存心養性雖賢知者尚未能一蹴而至也而可遽責之愚不肖者哉故非賴讀書講學以開發其本然之知則良知不可得而致也亦終愚不肖而已矣故先生窮理正心之論實得孔子博約之宗旨實諸堯舜精一之傳而無

疑歷諸萬世而無弊焉者嗚呼先生之心
 即孔子之心也先生之學即孔子之學也
 生孔子之後明孔子之道以教萬世無窮
 者未有先生也莫生也晚不得為先生徒
 也然心其心學其學則平生所願也用是
 手抄先生之言發其心學者輯為是錄終
 身佩服求不自絕於先生之教且以明先

生之道於萬世云

嘉靖甲午八月朔日後學金谿王奠謹書

晦菴朱先生心學錄卷之一

後學金谿王奠輯

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聖人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收拾得箇本心日用之間

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心出來

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去只是去著這些子存只是存得這些子

聖賢教人先要求放心正為是萬善之揔處

自古無放心底聖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

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為學

第十義

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只是此本不

立即無可下手處

每勸學者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著實體察

收拾為要

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講求聖賢親切

之訓以開明之此為要切之務若通古今考世變

則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

為重而反輕凝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也

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斂凝定

以致克己求仁之功

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

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者要須識此

收拾放心乃是緊切下工夫處

放心者或心起邪思妄念耳聽邪言目觀亂色口談

不道之言以至手足動之不以禮皆是放也收者

便於邪思妄念剋截斷不續耳自言動皆然此謂

之收既能收其放心德性自然養得不是收放心

外又養箇德性也

為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

適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

勿忘勿助之間天理卓然

范氏云害其所以養心者不在於大此語尤痛切

心存養得熟後臨事省察不費力

道理無處不在但心存則自存

只持其志便收斂只持其志便自內外肅然

古人言志師心君心須有主張始得

持其志則氣自清明

為學直是先要立本

學者須是將身心做根柢

為學最切要處在吾身心此是的實緊切處

今日學者不長進只是心不在焉

學者喫緊是理會這箇心那紙上說底全靠不得

人之為學不於身心上著切體認則又何益

須將操存工夫做本

人不自知其病者是未嘗去體察警省也

求放操存皆兼動靜而言非塊然默守之意

為學之要只在著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理

會一
 人最怕陷溺其心
 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
 人心之靈天理所在用之則愈明
 人心萬事之生未有定而能進學者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主宰
 心在群妄自然退聽
 只此心向外便走了
 心平則氣自和
 人心惟定則明

無欲故虛

心不可有物

好樂之類無留滯則此心便虛

心一放時便是斧斤之伐牛豕之牧一收斂在此便

是日夜之息雨露之潤

只收斂此心莫令走作閑思慮則此心湛然無事自

然專一及其有事則隨事而應事已則復湛然矣

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

人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

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便是天理非底便是
逆天理常々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
度物

古人只去心上理會至去治天下皆自心中流出
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為須先教自家身心得無欲
直得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則天下無不可為之事
矣

入而存者即是真心出而亡者亦此真心為物誘而
然耳
一息不存則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便是存心之法

孟子激發人說放心良心諸處說得人都汗流
人性無不善只緣自放其心遂流於惡韓愈論孟子
之後不得其傳只為後世學者不丟心上理會堯
舜相傳不過論人心道心精一執中而已
論其本然之妙則惟有天理而無人欲是以聖人之
教必欲其盡去人欲而復全天理所謂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堯舜禹相傳之
宗旨也夫人自有生而皓於形體之私則固不能
無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乎天地之正則又不能無

道心矣日用之間二者迭為勝負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亂安危莫不係焉是以欲其擇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雜乎道心欲其守之久而不使天理得以流於人欲則凡其所行無一事之不得其中而於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人心者人欲也道心者天理也天理人欲與他譬做兩片自然分曉堯舜禹所傳心法只此四句惟精是識別得人心道心惟一是常守得定只是這箇心但一念之間是底便是道心不是底便是人心

允執厥中這統是道心流行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

為學切須收斂端嚴就自家身心上做工夫自然有所得

所得

有二分心向裏得一分力有兩分心向裏得兩分力

若存得此心則氣常時清不特平且時清若不存得

此心雖歇得些時氣亦不清良心亦不長

問何以養得平且之氣終日常清曰操存得箇心使

不為事物所撓動故雖終日也似平且雖事物恣

地煩撓此氣自清

問取舍之幾當在思慮方萌之初審察之否曰致察於思慮固是但事上亦須照管覺得思慮處失了便著於事上看便舍彼取此

操存者只是於應事接物之時事事中理便是存若處事不是當便是心不在

心只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私意隔礙
君子心大則是天心心小則如文王之翼翼

衆人之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至感發時如何會中節

今人未必是應事接物時不是自是未應接時便不好了須於此處點檢使合道理始得

今人無事時又却恁昏昏地至有事時則又隨事逐物而去都無一箇主宰這須是常加省察

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要須養得此心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便好

心一也操而存則義理明而謂之道心舍而亡則物欲肆而謂之人心自人心而收回便是道心自道

心而放出便是人心
須是平日涵養深厚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審

如今要下工夫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
 只是這一心更無他說興於詩興於禮立
 此心也成於樂成此心

如中庸說天命之謂性即此心也率性之謂道亦此
 心也修道之謂教即此心也以至於致中和贊化
 育亦只此心也致知即心知也格物即心格也克
 己即心克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勿與不勿只爭毫
 髮地耳所以明道說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
 已放之心收拾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如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

如此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
 明但為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
 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
 人心常炯炯在此則四體不待羈束而自入規矩只
 為人心有散緩時故立許多規矩來維持之
 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
 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
 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壳之外則一身無主
 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
 之所在

自古聖賢相傳只是理會一箇心，心只有一箇性，性只有箇仁義禮智。

學問只是要存此心，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常謂人無有極，則處便是堯舜，周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只如種得一物。

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群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所謂持守者，人不能不牽於物欲，纔覺得便收將來久之自然成熟。

但操存得心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箇則在。

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

處只要常自提撕

若是介然之覺一日之間其發也無時無數只要人

識認得操持充養將去

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

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

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

之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

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

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

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

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為著

力

今人非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發見處只是不省察

了若於日用間試省察此四端者分明迸發出來

就此便操存涵養將去便是下手處只為從前不

省察了此端纔見又被物欲汨了所以秉彝不可

磨滅處雖在而終不能光明正大如其本然
 問居常苦私意紛擾雖即覺悟而痛抑之然竟不能
 得潔淨不起曰惟其此心無主宰故為私意所勝
 若常加省察使良心常在見破了這私意只從外
 面入縱饒有所發動只是以主待客以逸待勞自
 家這裏亦容他不得此事須是平日著工夫若待
 他起後方省察殊不濟事

學者多說持守未得其要不知持守甚底說擴充說
 涵養皆是揀好底言語做箇說話必有實得力處
 方可所謂要於本領上理會者蓋緣如此

道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須是無間斷方得若有間
 斷此心便死了

人多於獨處間斷才不慎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又
 曰能慎獨則無間斷而其理不窮若不慎獨便有
 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如何便會如川流底意
 謹獨須貫動靜做工夫始得

能謹獨然後無間斷
 人一日間曾有幾多時節去體察理會來徒說不濟
 事

徹頭徹尾無時無處不下工夫

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方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擲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

所謂涵養功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木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處之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

為學須是已分上做工夫有本領方不作言語說若

無存養儘說得明白成兩片亦不濟事要須發憤

忘食痛切去做身分上工夫

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

理總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

做將去德便自崇總有入欲這德便消削了如何

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只要人來這裏看得破

鞭辟近裏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就外面做工夫

切問近思言忠信行篤敬何嘗有一句說向外去

只就身上理會便是近裏著已

人心至靈其所不當為不當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

問自知了到計較利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
為之欲之耳今既知其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要
來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

問論語一書未嘗說一心字至孟子指出心說曰推
是心曰未放心曰盡心曰赤子之心曰存心莫是
聖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故不待聖人苦口到孟
子時世變既遠人才漸不知古故孟子極力與言
要他從箇本源處理會否曰孔門雖不曾說心然
蒼弟子問仁處非理會心而何仁即心也但當時
不說箇心字耳

孟子言性善存心養性見孺子入井之心四端之發
若火始然泉始達之類皆是要體認這心性下落
擴而充之

孟子四端處極好思索玩味
孟子所謂集義只是一箇是字孔子所謂思無邪只
是一箇正字不是便非不正便邪聖賢教人只是
求箇是底道理

通書極力說箇幾字近則公私邪正遠則興廢存亡
只於此處着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干
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

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

裏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一念起處萬事根源尤更緊切

微動之初是非善惡於此可見一念之生不是善便是惡

幾微之間善者便是天理惡者便是人欲總覺如此

便存其善去其惡可也

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便是私

意是計較人多無天德所以做王道不成

在學者身上論之九日用常行應事接物之際總有

一毫利心便非王道便是伯者之習此不可不省

察也

孟子於義利間辯得毫釐不差

義利二字乃儒者第十義又曰學者做切己工夫要

得不差先須辯義利所在

正義未嘗無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為心

耳

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為己事之所當然而為之

則雖甲兵錢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為己也以為其

可以求知於世而為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為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為己者無所為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義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以敬義二字隨處加功冬夕自當得力義利之間只得著力分明聖門只此便是終身事業

須於日用間令所謂義了然明白或言心安處便是義亦有人安其所不當安豈可以安為義也

君子存得此心自然喻義小人陷溺此心故所喻者

只是利

而學之要先須持已然後分別義利兩字令趨向不差是大節目

學者且要分別箇路頭要緊是為己為人之際

問義利之別曰只是為己為人之分

為學且須分箇內外這便是生死路頭從這邊便是

為義從那邊便是為利向裏便是入聖賢之域向

外便是趨愚不肖之途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又曰女為君

子儒無為小人儒此是古今學者君子小人之分

差之毫釐繆以千里
聖人教人只是為已

問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曰此只是初間用心分毫之差耳所謂上達下達者亦只是自此分取君子之學既無所差則工夫日進日見高明為善成人若本意以為己事所當然無所為而為之乃是為已

聖人教人如一條大路平平正正自此直去可以到聖賢地位只是要人做得徹只是私意剝落淨盡純是天理融明耳

同行異情只如饑食渴飲等事在聖賢無非天理在

小人無非私欲

人只有箇天理人欲此勝則彼退彼勝則此退無中立不進退之理

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長進在又曰不為物欲所昏則渾然天理矣

只此一心但看天理私欲之消長如何爾以至千載之前千載之後與天地相為始終只此一心又曰合徹底事便做此便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幾字然
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

學者須是革盡人欲復盡天理方始是學

凡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乃人欲之私

須事事與剖判極處即克治擴充工夫隨事著見

不是人欲便是天理不是天理便是人欲所以謂欲

知舜與跖之分者無他利與善之間也所隔甚不

多但聖賢把得這界限爾又曰天理人欲相為消

長克得人欲乃能復禮顏子之學只在這上理會

人之心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未有

天理人欲夾雜者學者須要於此體認省察之

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

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

是底是天理非底是人欲是即守而勿失非即去而

勿留

氣不從志處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

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

消盡

問善惡分處只是天理之公人欲之私曰須要驗之

此心真知得如何是天理如何是人欲幾微間極

索理會此心常常要省覺莫令頃刻悠悠憤憤問此只是持敬為要曰須是常常要省學執持此心常在方是能持敬

學者之於善惡要於兩來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間絕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持養久之自然成熟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遜聲色不殖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獒之書只受一犬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無大皆不可忽

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

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

天理流行之際如少有私欲以間之便如冰被些障塞不得恁地滔滔流去又曰才不省察便間斷發憤猛勇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工夫不然則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

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

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於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明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

天下只有二理此是即彼非此非即彼是不容並立故古之聖賢心存目見只有義理都不見有利害可計較日用之間應事接物直是判斷得直截分明

問遇事時亦知理之是非到做處又却為人欲引去做了却又悔曰此便是無克己之功夫這樣處極

要與他掃除打疊如一條木路又有一條小路自家也知得合行大路然被小路有箇物事引著不知不覺走從小路去及至前面荆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過事時便與克不得苟且放過明理以先之勇猛以行之

若是聖人底資質他不用著力自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之資先也用分別教是而後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著力無一時一刻不照管克治始得

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為之時此是真心發見之端

然總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出
 須是自去體察存養者來此最是一件工夫
 學者工夫只求箇是天下之理不過是與非兩端
 而已從其是則為善徇其非則為惡事親須是孝
 不然則非事親之道事君須是忠不然則非事君
 之道凡事皆用審箇是非擇其是而行之聖人教
 久諄諄不已只是發明此理
 為覺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
 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
 自在不得

九一事便有是有非是底是天理非底即人欲天理
 是公人欲是私是則廣而充之非則克而去之
 義理身心所自有失而不知所以復之富貴身外之
 物求之惟恐不得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
 况不可心得乎若義理未則得之能不爽其所有
 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明人心之公每為私欲所
 蔽所以更放木下但常常以此兩端體察若見得
 時自須猛省急擺脫出來
 問水火明知其可畏自然畏之不待勉強若是人欲
 只緣有愛之之意雖知之而不能不好之奈何曰

此亦未能真知而已又問真知者還當真知人欲是
是不好物事否曰如克伐怨欲却不是要去克伐
怨欲上要知得到只是自就道理這邊看得透則
那許多不待除而自去若實是看得大底道理要
去求勝做甚麼要去誇誇他人做甚麼求仁而得
仁怨箇甚麼耳自口鼻四肢之欲惟分是安欲箇
甚麼見得大處分明這許多小小病痛都如水消
凍解無有痕迹矣
須就自家身上實見得私欲萌動時如何天理發見
時如何其間正有好用工夫處

天理渾是一箇善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不從
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視聽言動該貫內外若
以為在內自有一件工夫在外又有一件工夫則
內外支離無此道理

盡性踐形只是一事

人與天地一般無些欠缺處且去看秉彝常性是如
何善須精細看來

人為萬物之靈自是與物異若迷其靈而昏之則與
禽獸何別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復其性耳

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
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
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
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上儘做得去不到聖
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
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若不立志終不得力
理只是自家固有之理堯舜性之此理元無失湯武
反之已有些子失但復其舊底學只是復其舊底
而已蓋向也交割得來今却失了可不汲汲自修
而反之乎

為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
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為標準直做
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
工夫自然勇猛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為聖賢
之心只見因循荒廢了
這道理不是外來物事只是自家本來合有底只是
常常要檢點
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去理會這箇身心到得做
事業時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
人所以易得流轉立不定者只是脚跟不點地

而今只理會下手做工夫處只是是底便做不是底
莫做一直做將去如此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氣
習不期變而變矣

學問就自家身上切要處理會方是自家身上道
理都具不曾外面添得來

今人自家一箇身心都安頓未有下落如何說功名
事業

為學之道要如顏子直須就視聽言動上警戒到後
禮處伸弓出門如見太賓使民如承太祭是無時
而不主敬如今只將他那事就自家切已處便做

他底工夫然後有益

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須是如此做工夫其言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
方得

凡人須以聖賢為己任聖賢稟性與常人一同既與
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聖賢為己任

苟能復其本有之性為聖為賢不負天地生我
人到得堯舜地位方做得一箇人無所欠缺然也只
是本分事

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

或講孟子性善章先生曰須是省察我本來是有善否須子細點檢做工夫若終上所載只是說底天之生物便有常性方寸之間萬善皆足聖人於此不過教人保養發揮先成諸已而後及於物耳當靜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不是說喚醒提撕將道理去却那邪思妄念只自家思量道理時自然邪念不作言忠信行篤敬立則見其

參於前在與則見其倚於衡只是常常見這忠信篤敬在眼前自然邪妄無自而入非是要存這忠信篤敬去除那不忠不敬底心上動時靜便在這裏動時也有靜順理而應則雖動亦靜也

工夫若無間斷靜時固靜動時心亦不動亦靜也若無工夫則動時固動靜時雖欲求靜亦不可得而靜靜亦動也

人身只有箇動靜靜者養動之根動者所以行其靜動中有靜如發而皆中節處便是動中之靜

若聖人動時亦未嘗不靜至眾人動時却是膠擾亂了

問未應事接物時如何曰未應接之時只是戒謹恐懼而已

問存養多用靜否曰不必然孔子却都用處教人做工夫

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

但常存此心勿令忘失則隨動隨靜無處不是用力處矣

主靜所以養其動

人心是活物當動而動當靜而靜動靜不失其時則其道光明矣

為今工夫須要靜程子曰為學須是靜又曰靜多不妨才靜事都見得然總亦只是一箇敬

問初學精神易散靜坐如何曰此亦好但不專在靜處做工夫動時亦當體驗聖賢教人要是處處著力若動若靜皆當存此

先生問童伯羽如何用功對曰且學靜坐痛抑思慮

先生曰痛抑也不得只放退可也不可全無思慮

無邪思耳又曰程子謂心自是活底物事如何窒
定教他不思只是不可胡亂思總著箇要靜底意
思便是添了多少思慮又曰要靜便是先獲便是
助長便是正正者正其心

問不緊要底思慮不知何以制之曰只覺得不當思
慮底便莫要思久久成熟自然無此等思慮矣

問思慮紛擾曰公不思慮時不識箇心是何物須是
思慮時知道這心如此紛擾漸漸見得却有下工夫

夫亂上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

却反成不靜也

絕四多ハ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
不可有私意耳

無意只是要無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私意

易無思也無為也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
為也特未嘗作為耳トモトモ

答李叔文曰向來所說性善只是且要人識得本來
固有元無少欠做到聖人方是恰好總不到此即
是自棄故孟子下文再引成鬲顏淵公明儀之言
要得人人立得此志勇猛向前如服瞑眩之藥以

朱子心學錄 卷一 三十一

除沉痾之病直是不可悠悠耳

聖賢教人自有成法其間又自有至簡約極明白處但於本源親切提撕直便向前著實進步自可平

行直達迤邐向上損益之義大矣聖人獨有取於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何哉蓋平心修身者學問之大端而齊家治國平

天下之本也古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中後

之學者無一念不在身心之外此賢愚之所由分

而聖賢之所為深戒也

直是先要於持守上著力方有進步處也孟子說性

善及求放心處最宜深玩之

持守亦不必著意安排但亦只且如此從容統學散

漫即便提撕即自常在此矣

如克己復禮工夫只是如此著實用力久之自然見

效若只如此做閑話說過則不濟事矣

要令日用之間只見本心義理都不見有他物方有

得力處耳

就自己身心上做工夫凡一念慮一動作便須著實

體認此是天理耶是人欲耶子細辯別勇猛斷置

勿令差誤

朱子心學錄 卷一 三十一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

此性本善但感動之後或失其正則流於惡耳此等處反之於身便自見得不必致疑只是自家感動善惡之端須常省察持守耳

九日用間知此一病而欲去之則即此欲去之心便是能去之藥

此事須是自做功夫於日用間行住坐卧處方自有見處然後從此操存以至於極方為已物爾

所謂凝聚收斂是太題目此不易之論乃工夫根本

答呂伯恭云承論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

又墮於悠悠此正覺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

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

操存舍亡此外無著力處但常切提撕勿計功效又當自得方耳

若果見得端緒常切提撕不少自恕則氣質昏弱非所病矣

就日用存主應接處實下工夫理會箇敬肆義利是

非得失之判
 人百已千者終可必至宜若登天則終不可及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
 為標準然豈日日比竝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
 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工却就博文約禮上進
 步則可見矣

畏天命三字好自理會得道理便謹去做不敢違便
 是畏之也如非禮勿視聽言動與夫戒謹恐懼皆
 所以畏天命
 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

則不休如自家有二大光明宝藏被人偷將去此
 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
 夫亦須如此

大學在明明德一句須常常提醒在這裏他日長進
 處在這裏

學者須是為己聖人教人只在大學第一句在明明
 德上

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
 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
 嘆慕皆明德之發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

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
 明德謂本有此明德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
 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其良知良能本自有之只
 為私欲所蔽故暗而不明所謂明明德者求所以
 明之也譬如鏡焉本是箇明底物緣為塵昏故不
 明故不能照須是磨去塵垢然後鏡復明矣
 明德如明珠常自光明但要時加拂拭若為物欲所
 蔽即是珠為泥濺然光明之性依舊自在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
 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

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所以為性者便是明
 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物本自光明我自昏
 蔽了他
 所謂顧諟者只是心裏常常存著此理
 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
 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
 明道嘗言凡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於怒
 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此前賢太公順應之
 要法也
 喜怒哀懼好樂憂患皆不能無而親愛畏敬哀矜傲

情賤惡亦有不可無者但此心不為四者所動乃得其正而五者皆無所偏斯足以為身之修也人心如一箇鏡先未有一箇影象有物事來方始照見妍醜若先有箇影象在裏面如何照得人心本是湛然虛明事物之來隨感而應自然照得高下輕重事過便當依前恁地虛方得若事未來先有一箇念憶好樂恐懼憂患之心在這裏及念憶好樂恐懼憂患之事到來又以這心相與交合便失其正事了又只若留在這裏如何得正問念好自己事可勉強不為憂患恐懼自外來不由

自家曰便是自外來須要我有道理處之事來亦合當憂懼但只管累其本心亦濟甚事孔子畏於匡文王囚姜里死生在前聖人元不動心處之恬然

四者只要從無處發出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念怒因人有罪而撻之總了其心便平是不有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又曰所謂有所是被他為主於內心反為他動也又曰心總繫於物便為所動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事未來先有箇期待之心或事已應過又留在心下不能忘或

正應事時意有偏重都是為物所繫縛便是有這箇物事到別事來到面前應之便走了如何心得其正聖人之心瑩然虛明看事物來若大若小四方八面莫不隨物隨應此心元不曾有這物事又曰蓋這物事總私便不去只管在習中推盪終不消釋使此心如太虛則應接萬務各止其所而我無所與可也看此一章只是要人不可先有此心耳

懲念窒欲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是於方動之時審之

動箴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兩句最緊要這是生死路頭

李先生說人心中大段惡念却易制伏最是那不大段計利害乍往乍來底念慮相續不斷難為驅除今看來是如此

李先生教人太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

晦菴朱先生心學錄卷之一終

晦菴朱先生心學錄卷之二

後學金谿王奠輯

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
 人之為學却是要變化氣稟然極難變化如孟子道
 性善不言氣稟只言人皆可以為堯舜若勇猛直
 前氣稟之偏自消功夫自成故不言氣稟看來吾
 性既善何故不能為聖賢却是被這氣稟害如氣
 稟偏於剛則一向剛暴偏於柔則一向柔弱之類
 人一向推托道氣稟不好不向前又不得一向不
 察氣稟之害只昏昏地去又不得須知氣稟之害

要力去用工克治裁其勝而歸於中乃可

須先就氣稟偏處克治

人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關防

克伐怨欲須從根上除治

古人為學大率體察自家病痛就上面克治將去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

禮處須用淨盡截斷了問已私有三氣質之偏一

也耳自口鼻之欲二也人我忌克之類三也孰是

夫子所指曰三者皆在裏面看下文非禮勿視聽

言動則耳自口鼻之欲為多

克已固學者之急務亦須見得道理了了分明方見

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此

處立定脚跟凡是已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

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後

遲疑則又非也

今夜愧耻明白便不做方是若自愧耻後又却依舊

自做何濟於事

自昔聖賢教人之法莫不使之以孝弟忠信莊敬持

養為下學之本而後博觀衆理近思密密因踐履

之實以致其知其發端啓要又皆簡易明白初若

無難解者而及其至也則有學者終身思勉而不能至焉蓋非思慮揣度之難而躬行默契之不易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聖門之學所以從容積累涵養成就隨其淺深無非實學者其以此坎為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為障礙故孟子教人使之克盡已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有序不凌不躐則至於日

至之時豁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

氣質未化偏重難友學者之通病今亦但當用力於恭敬持養之地而玩意義理以培養之不必反復較計悔咎尅責如以太深却恐有害清明和樂之氣象亦足以妨日進之益也

答周純仁曰更須深言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閑退之意慙而為易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人之為學當知何所為而為學又知其何所事而可以為學然後循其次第勉勉而用力焉必使此心之外更無異念而舊習之能否世俗之毀譽身計之通塞自無一毫入於其心然後乃可幾耳

問人之習為不善其溺已深者終不可復友曰勢極重者不可反亦在乎識之淺深與其用力之多寡耳

雖至於堯舜孔子之聖其自處常只在下學處也上達處不可著工夫更無依泊處日用動靜語默無非下學聖人豈曾離此來

熹所聞聖賢之學則見其心之所存不離乎日用尋常之近小而其遠者大者自不待於他求故曰下學而上達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聖賢終身事業

問顏子之四勿曾子之三省皆資外養內之事曰勿之省之亦由內要之內外不是判然兩件事也凡自家身心上皆須體驗得一箇是非如曾子三省只管如此體驗去

孟子亦只於發處言如言四端又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之類是於發處教人識取不是本體中

元來有此如何用處發得此物出來但本體無著
換處故只可於用處看便省力耳

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工夫更有
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
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
有進步處耳

學者去求道不是外面添聖人之教人亦不是強人
分外做

心猶鏡也但無塵垢之蔽則本體自明物來能照
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蒲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克塞
處最為親切若於此見得即萬物一體更無內外
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即莽莽蕩蕩無
交涉矣

良心與私欲交戰須立定脚跟戰退他

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曰有主於中外
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理義甚實便是實

孟子論四端只欲人擴而充之則仁義禮智不可勝
用

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

中與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敬
 學以知道為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
 言語亦無往而不得其正焉
 此心操舍存亡只在瞬息間本不須大段著力然又
 不可不著力如此父之自然見效
 鳶飛魚躍道體無乎不在當勿忘勿助之間天理流
 行正如是耳

程先生說鳶飛魚躍是子思喫緊為人處以其於事
 物中指出此理令人隨處見得活潑潑地必有事
 焉是孟子喫緊為人處以其教人就已分上略綽

提撕便見此理活潑潑地也

孟子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物之所以異
 只是爭些子若更不能存得則與禽獸無異矣
 天之所命我之所得於已只是一箇道理人只要存
 得這些在這裏才存得在這裏則事君必會忠事
 親必會孝見孺子入井則怵惕之心便發見宰竈
 之類則羞惡之心便發合恭敬處便自然會恭敬
 合辭遠處便自然會辭遠須要常存得此心則便
 見得此性發出底都是道理
 道心雖微然非人欲亂之則亦不至甚難見惟其人

心曰熾是以道心愈微也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
 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
 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
 心也心一也非是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
 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
 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
 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
 先聖只說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只此
 四句說得心之體用始終真妄邪正無所不備又

見得此心不操即舍不出即入別無閑處可安頓
 之意

若論操存舍亡之間則只此毫釐之間便是天理人
 欲死生存亡之分至簡至約無許多比並較量思
 前筭後也

近世學者多是向外走作不知此心之妙是為萬事
 根本

以理為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譬如一泓
 清水有少許沙上便見

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

心要活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
視聽淺滯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測故見聞之際必以
心御之然後不失其正若從耳目之欲而心不宰
焉則不為物引者鮮矣

一便是無欲今試省無欲之時心豈不一人只為有
欲此心便千頭萬緒

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統
為物欲所蔽便暗了

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
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

心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此固是下工夫處
然於此須識得箇本體始得明道舉鳶飛魚躍活
潑潑地以為與此意同須要識得方有下工夫處
不然才著意便是正才不著意便是忘無有是處
觸事未能不為事物所奪只是未遇事時存養未熟
所以如此

涵養本源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
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
不到得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

此心此理隨處操存隨處體察無往而非學也只在常切警省勿令昏惰耳

谷學者云人心之病不放縱即昏惰如賢者必無放縱之患但恐不免有昏惰處若日用之間務以整齊嚴肅自持常加警策即不至昏惰矣

持守省察不令間斷則日用之間不覺自有得力處矣

就思慮萌處察天理人欲取此舍彼持守之要大抵只是要得此心常自整頓惺惺了了即未發時不昏昧已發時不放縱耳

人與天地一般無些欠闕處天便是箇太底人人便是箇小底天

人與天地本一體只緣渣滓未去所以有間斷若無渣滓便與天地同體如克己復禮為仁便是與天地同體處

此心曠然無一毫私意直與天地同量便有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底意思

心無限量與天地同大但為物欲間隔小了學者克己復禮上做工夫到私欲盡後便粹然是天地生物之心

吾之心即天地之心而今講學便要丟得天地不相
似處要與天地相似上

人之下身便是天地只緣人為入欲瞞了

這道理與生俱生天賦我以如是之理則在我當盡
得如是之理

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須盡得許多道理則那死時
方安於死而無愧矣

若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
便是立命

為學先須立志志既立則學問可次第著力立志不

定終不濟事

孔子只十五歲便斷然以聖人為志矣志字最有力
要如饑渴之於飲食纔悠悠便是志不立

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
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只是一箇性善可至堯舜

逐日恁地恐懼修省方得恰好才一日放倒便都壞
了

今日克念即可為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

虛心順理學者當守此四字
為學須是專一吾儒惟專一於道理則自有得

大抵學問只要心裏見得分明從此上面做法

惟學能變化氣質

須是看工夫多少如何若工夫未到則氣質之性

不得不重若工夫已到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

理

學貴時習須是心心念念在上

無一事而不學無一時而不學無一處而不學

事無非學

為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

忘憂是什麼精神是什麼骨肋

或言學者工夫多間斷曰聖賢教人只是要救一箇

間斷

為學須是痛切懇惻去做工夫使饑忘食渴忘飲方

得

為學不進只是不勇

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

直須抖擻精神莫要昏鈍如救火治病然豈可悠悠

歲月

學者最怕因循

悠悠於學者最有病

學者做工夫只今便要去做去斷以不疑

大凡人學須是見到自住不得處方有功

人之為學只是爭箇肯不肯耳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做入而已

或問為學如何做工夫曰不過是功已便的當

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做去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已

學者須是功已方有所得

學者之要務反求諸已而已

或問修身之要先生曰此是難事然須是知得病痛

處便去著力若是易為則天下有無數聖賢了

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

用兩日便說盡何用許多年隨著孔子不丟

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做工夫若只管

說不過一兩日都說盡了只是工夫難

凡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省

須是戰戰兢兢方可

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

聖人教人大槩只是說孝弟忠信日用常行底話人

能就上面做將去則心之放者自收性之昏者自

著如心性等字到子思孟子方說得詳之存心自
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有不包無有
不賅及其充廣可與天地同其廣大故為聖為賢
位天地育萬物只此一理而已

學者實下工夫須是日日為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
事理會取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
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做將去
但就實做工夫自然有得
事親從兄盡是問學
君仁臣忠父慈子孝自家欠他底便不快活反身而

誠樂莫大焉無欠闕也

夫三綱五常大倫大法有識以上即能高之而臨小
利害輒已失其所守正以學不足以全其本心之
正是以無所根著而忘之耳

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
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
養得此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
略無餘欠非虛語也

舜之命契不過是欲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
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於後來聖

賢千言萬語只是欲明此而已

問建立大本經綸太經曰大本是心求放心便是建立大本大經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也天下事不出此五者不立大本以整齊此五者便紊亂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問如事父母當勞苦有倦心之際却須自省覺說這箇是當然曰是如此聖人言孝其實精粗本末只是一理人皆有良知而

前此未嘗知者只為不曾推去耳

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

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

問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曰聖賢是論其常堯舜周公是處其變如不將天下與其子而傳賢便是能處變得好若周公不辟管叔周如何不亂是不得不著德地而今且理會常底

未論到處變處

問卦股事如何曰卦股固自不是若誠心為之不求人知亦庶幾今有以此要譽者

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之謂誠心耶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此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問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儻知

造端之重隱微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工夫從裏面做出以之事父兄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曰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祗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恒禮謹本昏而詩以二南為正始之道其以此款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

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
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

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
於此為尤切

修身齊家只此是學

孔明擇婦正得醜女奉身調度人所不堪彼其正大
之氣經綸之蘊固已得於天資然竊意其智慮之
所以日益精明威望之所以日益隆重者則寡欲
養心之助與為多焉

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下大節目

問九容九思曰即此便是涵養本原

心肅則容莊

平心和氣却是吾人學問根本

先聖言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日用之間只此

一句勿令違失則工夫已過半

容貌辭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

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是就

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

方外之實事乃是為己之功求仁之要復何病乎

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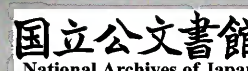
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

持敬之說甚善但如所論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顏曾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蓋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外帖然豈曰放肆邪侈於內而姑正容謹節於外乎且放肆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肆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肆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反哉此日用工夫至要

約胤但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頹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誠於此審之則知內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者正所以存其心也

古人於小學小事中便皆存箇大學大事底道理存太學只是推將開濶去向來小時做底道理存其中正似一箇坯素相似

古人設教自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必皆使之抑心下首以從事於其間而不敢忽然後可以消磨其飛揚倔強之氣而為入德之階



古人終日只在禮中欲少自由亦不可得
 損者三樂惟寡樂最可畏所謂寡安鴆毒也
 人不可以為惡一失其身縱有善不足以自贖
 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可不戒哉

只這知悔處便是天理雖至惡人亦只患他頑然不
 知省悟若心裏稍知不穩便從這裏改過亦豈不
 可做好人

與其浮泛無根不如脚踏實地為有進步處耳
 聖人以剛之德為君子柔為小人若有其剛矣須除
 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若不

剛終是不能成

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問氣質弱者如何涵養到剛勇曰只是一箇勉強然
 變化氣質最難

人氣須是剛方做得事如天地之氣剛故不說甚物
 事皆透過人氣之剛其本相亦如此若只遇著一
 重薄物事便退轉去如何做得事

看來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若是柔
 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會振奮只會困倒了
 學者須是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

須磨礪精神去理會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
答吳伯豐曰今世為學不過兩種一則徑趨簡約脫
略過高一則覺得外馳支離繁碎其過高者固為
有害然猶為近本其外馳者詭譎狼狽更不可言
吾儕幸稍平正然亦覺欠却澹養本原功夫此不
可不自反也又答曰所望於伯豐者不淺更望於
本原上益加澹養收斂之功耳又答曰上蔡先生
有言富貴利達今人少見出脫得者非是小事邇
來學者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此言深可畏耳願
更於此加意須是此處立得脚定然後博文約禮
之功有所施耳

上蔡先生言透得名利關方是小歇處今之士大夫
何足道能言真如鸚鵡也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矣

向見李先生說若大段排遣下去只思古人所遭患
難有大不可堪者持以自比則亦可以少安矣始
者甚卑其說以為何至如此後來臨事却覺有得
力處不可忽也

許多紛紛都從一我字生出來此字真是百病之根
若研不倒觸處作災怪也

志士仁人所以不求生以害仁者乃其心中自有打
不過處不忍就被以害此所謂成仁者亦但以遂
其良心之所安而已

人若不透得上頭一關則萬事皆低

大抵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也

學聖人之道者須是勇猛於世間禍福利害得喪不

足以動其心方能立得脚住

夭壽不貳不以生死為吾心之悅戚也

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亦不可一向滅迹山林然仕而

道不行則當去耳

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人若見得道理分明便不為利祿動

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得定則是入門便差也

總括其小便宜害其大

晦菴朱先生心學錄卷之二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晦菴朱先生心學錄卷之三

後學金谿王莫輯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

無內外精粗之間

自古聖賢自堯舜以來便說箇敬字孔子曰修己以

敬此是最緊要處

敬是徹上徹下工夫須做得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

敬不得如堯舜也始終是一箇敬

聖人相傳只是一箇敬字堯曰欽明舜曰溫恭湯曰

聖敬日躋

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

且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頃刻間斷

敬天德也敬便徹上徹下與天無間

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成湯工夫全在敬字上如云以義以禮不邇不遠等

可見日新之功

顏子止是持敬

伊洛拈出敬字真是聖學真的要妙工夫學者只於

此處著實用功則不患不至聖賢之域矣

敬是扶策人底物事

某舊見李先生嘗教令靜坐後來看得不然只是

箇敬字好自然該貫動靜心無時不存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

只敬則心便一

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

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

人之心惟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

敬只是常求放心只管提撕莫令廢情學者最是一事為要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敬是立脚去處

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

可責敬

學者須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

大抵只是主敬工夫不至致得間斷但日用間常

提撕勿令昏惰則久久自長進矣

人之持敬若拘迫不和便非自然之理

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

問嘗學持敬只是瞋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曰靜

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曰

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

自不能入

敬則天理常明

敬字是徹頭徹尾工夫自格物至平天下皆不外此

只修斂身心整齊純一便是敬

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

而聖可學矣

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說之偏而於日用工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恇喪颯不知如何曰也不須恇地把捉若要丟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公若知得放下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

問主一無適與整齊嚴肅有不同否曰如何有兩樣只是箇敬極而至於堯舜也只常常是箇敬

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敬者非但是外面恭敬而已須是要裏面無一毫不直處方是所謂敬以直內者是也

初要持敬也須勉強是後自熟

曾子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乃敬之意此心不存則常昏矣蓋心所不能已則自不至於

亡中庸戒謹恐懼皆敬之意
 曾子奉持遺體無時不戒謹恐懼直是啓手足之時
 方得自免這箇身已直是頃刻不可不戒謹恐懼
 如所謂孝非止是尋常奉事而已當念慮之微有
 毫釐差錯便是悖理傷道便是不孝只看一日之
 間內而思慮外而應接事物是多多少少這箇心
 略不檢點便差失了至危者無如人之心所以曾
 子常常恁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可以盡天下之事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
 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
 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靜着方得夫方其無事
 而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
 亦敬也故曰無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
 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
 所謂樂者亦不過謂會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
 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會中無事非
 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
 禮先而樂後皆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是

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總方是守禮法之人耳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閑也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力乃在於視聽言動禮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是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欬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

答方耕道曰願更於日用語默動靜之間自立規程

深務涵養毋急近効要以氣質變化為功若程夫子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但實下工夫時習不懈自見意味又答曰向者妄謂自立規程正謂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之類耳此等雖是細微然人有是身內外動息不過是此數事其根於秉彝各理窮至奧論極幽微於我亦有何干涉乎如敬齊銘便是做工夫底節次近日相與考證古聖所傳門庭建立此箇宗旨相與守之

以敬為主則內外肅然不助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
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
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
擾矣就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
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
云常見此心光燦燦地便是有兩箇主宰不知光
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
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工
夫自然有總會處

周子只說一者無欲也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常人
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敬
上推去庶幾執作得定有箇下手處
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著意安排而四體
亦自舒通矣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為和樂
鮮不流於慢者
靜中私意橫生此學之通患此當以敬為主深察私
意之前多為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
自當見効

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

敬之一字乃聖學始終之要未知者非敬無以知己知者非敬無以守

谷曰處亞夫曰向見意氣頗多激昂而心志未甚凝

定此須更於日用之間益加持敬工夫直待於此

見得本來明德之體動靜如一方是有人頭處也

敬字通貫動靜故敬義非兩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

心勿忘勿助長則此心卓然貫通動靜敬立義行

無適而非天理之正矣

身心內外初無間隔所謂心者固主乎內而凡視聽

言動出處語默之見於外者亦即此心之用而未

嘗離也孰若一主於敬而此心卓然內外動靜之

間無一毫之雜一息之停哉

谷周舜弼曰所喻敬字功夫於應事處用力為難此

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

為默然無為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度幾動靜

如一耳

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

問克已持敬工夫曰做處則一若不敬則此心散漫

何以能克己

聖門垂教之意却是要入躬行實踐直內勝私便輕
浮刻薄貴我賤物之態潛消於冥冥之中而吾之
本心渾厚慈良公平正大之體常存而不失便是
仁處其用工著力隨人淺深各有次第要之須是
力行久熟實到此地方能知此意味蓋非可以想
象臆度而知亦不待想象臆度而知也

仁者人之所固有而私或蔽之以陷於不仁故為仁
者必先克己克己則公公則仁
夫子答問人為仁之問不同然大要以敬為入門處

孔門教人先要學者知此道理便就身上著實踐履

到得全無私心渾是天理處方喚作仁

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如何却說箇仁在其中蓋

自家能常常存得此心莫教走作則理自然在其

中

學者為其所不得不為者至於人欲盡而天理全則

仁在是矣若云我欲以此去為仁便是先獲也

仁是箇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間

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

皆是仁

或曰存得此心即便足仁先生曰此句甚如
有此人則具此仁

百行萬善揔於五常又揔於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
仁求仁只是主敬求放心若能如此道理便在這
裏

學者須是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聖人亦只教
人求仁蓋仁義禮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是存得
仁自然頭頭做著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於仁
矣無惡也今看大學亦要識此意所謂顧諟天之
明命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雖有惻隱之心而意在於納交要譽亦是不仁了
人謹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
作為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和心做
得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

仁只是一箇渾然天理

仁者心之德而天之理也自非至誠盡性通貫全體
如天地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少間息不足以名
之

渾然天理便是仁有一毫私意便是不仁

仁者之人雖動亦靜喜怒哀樂皆是動仁者豈無此
數者蓋於動中未嘗不靜謂無人欲之紛擾而安
於天理之自然耳

克己如誓不與賊俱生克伐怨欲不行如薄伐獫狁
至于太原但逐出境而已又曰克己者是從根源
上一刀兩斷便斬絕了更不復萌不行底只是禁
制他不要出來那欲為之心未嘗忘也

克己克去己私己私既克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
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又曰克己便能復
禮禮是自家本有底物所以說箇復克得那一分

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底已
去便復得這一二分底禮來

人之本心無有不仁但既汨於物欲而失之便須用
功新切方可復得其本心之仁

人能克己則所行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視聽言動之間所當為者皆禮也所不當為者皆非
禮也其非禮則勿以止焉則是克己之私而復於
禮矣所以用力其機特在勿與不勿之間而已自
是而反則為天理自是而流則為人欲自是而克
念則為聖自是而罔念則為狂特毫忽之間耳學

者可不謹其所操哉。念謂其有私欲之萌，而
 問克己工夫從內面做法，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
 在內，如見色而動心，聞聲而動心，此是外。而
 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遇自便
 過了，不可有要視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
 入耳了，不可有要聽之心。而全不覺其非禮，此是
 視聽言動，但有此箇不循道理，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聽言動，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勿與不
 勿在我而已。工夫只在行上，做工夫又
 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又

曰：顏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
 問：顏子地位有甚非禮處？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
 禮處也。須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
 性克去。
 顏子之未達，一間處只是自知耳。
 顏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
 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無一毫私欲耳。
 水自是元有，只被塞了，總除了塞，便流。仁自是元有，
 只被私意隔了，總克去，已私，故底便是仁。
 鏡無纖塵，則光明。人能無一毫之私欲，則仁然。鏡之

明非自外求也只是元來自有這光明今不為塵
所昏耳人之仁亦非自外得也只是人心元來自
有這仁今不為私欲所蔽耳
仁是此心之德才存得此心即無不仁如說克己復
禮亦只是要得私欲去後此心常存耳學者須是
此心常存方能審度事理而行其所當行也此孔
門之所以必以求仁為先蓋此是萬理之原萬事
之本且要先識認得先存養得方有下手立腳處
耳
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須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

已私既克則廓然大公皇皇四達而仁之體無所蔽
矣天理無蔽則天地萬物血脉貫通而仁之用無
不周矣

今人說仁如糖皆道是甜不曾喫著不知甜是甚滋
味聖人都說破在學者以身體之而已矣

問存得此心便是仁曰且要存得此心不為私欲所
勝遇事每每著精神照管不可隨物流去須要緊
緊守著若常存得此心應事接物雖不中不遠思
慮紛擾于中都是不能存此心此心不存合視處
也不知視合聽處也不知聽問莫在於敬否曰敬

非別是一事常喚醒此心便是人每日只鶻鶻突
 突過了心都不曾收拾得在裏面
 問仁曰聖賢說話有說自然道理處如仁人心是也
 有說做工夫處如克己復禮是也
 仁是愛之理人皆有之然人或不公則於其所當愛
 者反有所不愛惟公則視天地萬物皆為一體而
 無所不愛矣

為仁由己此論為仁之至要蓋始終不離乎此夫其
 所以求師友而事之之心豈自外至哉既得師友
 而事之矣然不求諸己則師友自師友耳我何有

焉

學聖希天惟在存誠誠存則五常百行皆自然無一
 不備也

君子小人之分却在誠其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
 不誠底便是小人

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痛
 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
 便易了

中庸慎獨大學誠意無自欺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
 明處

誠是實理徹上徹下都是這箇

誠者合內外之道須是表裏如一

意誠如饑之必食渴之必飲無一毫不實之意

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

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

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

反身而誠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

所謂致中者非但只是在中而已總有些子偏倚便

不可只是箇戒謹恐懼便是工夫

天下道理不出中止兩字合當做底便是正做得恰

好處便是中

大凡人心中仁義禮智本都有在元只是一物發出

自然成四流

君子所性只是說生來所受之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離不得才有些子私意

便剝斷了那根便無生意

問集義曰只是無一事不求箇是而已矣

義是吾心所處之宜者見事合恁地處則隨而應之

義當富貴便富貴義當貧賤便貧賤當生則生當

死則死只看義理合如何

當死而死義在於死不當死而不死義在於不死無
往而非義也

內外只是一理事雖見於外而實在內告子義外便
錯了

一是心貫是萬事看甚事來聖人只這心應去

一以貫之只是萬事一理

忠是體恕是用只是一箇物事又曰聖人是自然底
忠恕學者是便然底忠恕

一者忠也以貫之者恕也體一而用殊

不得忠時不成恕獨說恕時忠在裏面了又曰絮矩

正是恕

忠恕只是一件事不可作兩箇看

忠在一心上恕則貫乎事物之間又曰忠只是一箇

忠一片實心做出百千箇恕來

忠恕是一貫註脚一是忠貫是恕底事

夫子言一貫曾子言忠恕子思言小德川流大德敦

化張子言理一分殊只是一箇

問如心為恕曰如比也比自家心上推去仁之與恕
只爭些子自然底是仁比而推之便是恕

范忠宣以恕已之心恕人此語有病總恕已便已不

朱子心學錄 卷三 十一

是蓋怨是推去底我有是善亦他人有是善推此計度之心此乃怨也於己不當下怨字

忠是本體怨是枝葉非是別有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

絜矩不是外面別有箇道理只便是前面正心修身底推而措之問絜矩之道是廣仁之用否曰此乃求仁工夫正要著力若仁者只是舉而措之耳不待絜矩而自無不平矣絜矩正是怨者之事

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

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驚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經是萬世常行之道權是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

朱子心學錄 卷三 十一

也又曰權者齊經之所不及

問敬是就身上說簡是就事上說否曰簡也是就身上做出來

餒則便是缺了此正氣而氣之本體常浩浩然也但自家身上自間隔了耳

聖人不知己是聖人

聖人之心樂天知命者其常也憂世之心則有感而後見耳

聖人也不是插手掉臂做到那處也須學始得如孔子所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從不善不

能改是吾憂也惟其憂之所以為聖人

聖人只是常欲扶豎這箇道理教他撐天拄地

不怨天不尤人樂天安土安於所遇無一毫之私意

聖人便是天聖人有此理天有此理故其妙處獨與之契合

下學上達只一件下學是事上達是理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如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然亦不離乎人倫日用之中但恐人不能盡所謂學耳果能學安有不_上上達者

聖人只理會下學而自然上達

不然天不忝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此見孔

子渾是天理

聖人之心曠然太空了無一物

聖人自是無一點私意物各付物如天地之生生有

然物我一體

聖人之心如鑑事物之來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

順而應之此心元不曾有這物

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

聖人只是一箇中底道理

聖人是一團天理

聖人之心無時不樂如元氣流行天地之間無一處

之不到無一時之或息也豈以貧賤富貴之異而

有所輕重於其間哉

天只一氣流行萬物自生自長自形自色豈是粧點

得如此聖人只是一箇太本大原裏出視自然明

聽自然聰色自然溫貌自然恭在父子則為仁在

君臣則為義從太本中流出只是這箇一便貫將

去

聖人之道時行時止

聖人便是天天是箇道理聖人也是這箇道理

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

聖人亦未嘗不戒謹恐懼

聖人之常有歉然不足之意

古之聖賢戰戰兢兢過了一生

聖人雖則說是生知安行便只是常常慙地不已所

以不可及若有丁息不慙地便也是凡人

聖賢兢兢業業至死而後知免

問堯舜禹大聖人也允執厥中執字似亦太段費力

如何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便聖人自有不思不

勉之意則固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更細思

之

道體無窮聖人未嘗見其有餘也

聖人雖生知未嘗不學如十五志學便是學也

伊尹五就桀孔子行可季孫惟聖人有此作用

問顏子不遷怒不貳過曰此是顏子好學之符驗如

此却不是只學此二事顏子學處專在非禮勿視

聽言動上

問顏子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

己之私則樂矣又曰顏子私欲克盡故樂不是專

樂箇貪

問曰也不改其樂與樂亦在其中矣曰不要去孔顏
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

問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
繫累耳曰然

樂亦在其中此樂與貧富不相干是別有樂如如氣
壯底人遇熱亦不怕遇寒亦不怕若氣虛則必為

所動矣
省其私私不專在無人獨處之地謂如八相對坐心

意默所趨向亦是私
顏子所以發聖人之蘊恐不可以一事言蓋聖人全

體大用無不一於顏子身上發見也

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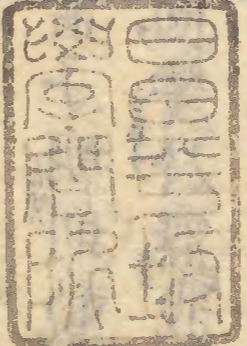
問幾於無我曰聖人全是無我顏子是不以我去厭
人却尚有箇人與我相對在聖人便和人我都無

了
曾子之學大率力行之意多

曾子啓手足易寶時底心見得時便是曾子之仁
三子只就事上見得此道理曾點則去自己心性上

見得本原底道理
曾點所見乃是大根大本又曰曾點却只是見得未

必能做得堯舜事。又曰曾點是他見得到日用之間無非天理，流行無虧無欠，是自然如此。充其見便是孔子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底意思。惟曾點便見得到這裏，聖人做得到這裏。自孔子之後，得聖人之心者，惟曾子子思孟子而已。曾子功夫只是戰兢臨履是終身事。



晦菴朱先生心學錄卷之三終
寬政戊午

